



赵 杰著

国歌的故事

1.6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D621.6

Z44

GUOGE
DEGUSHI



国歌 的故事

赵 杰 著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国歌的故事/赵杰著, —沈阳:辽宁美术出版社, 1999. 6

ISBN 7-5314-2109-7

I. 国… II. 赵… III. 故事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7970 号

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120 千字 印张:6

印数:1—3000 册

1999 年 6 月第 1 版

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吴成槐

王 秋

薛 莉

封面设计:杜凤宝

责任校对:侯俊华

张亚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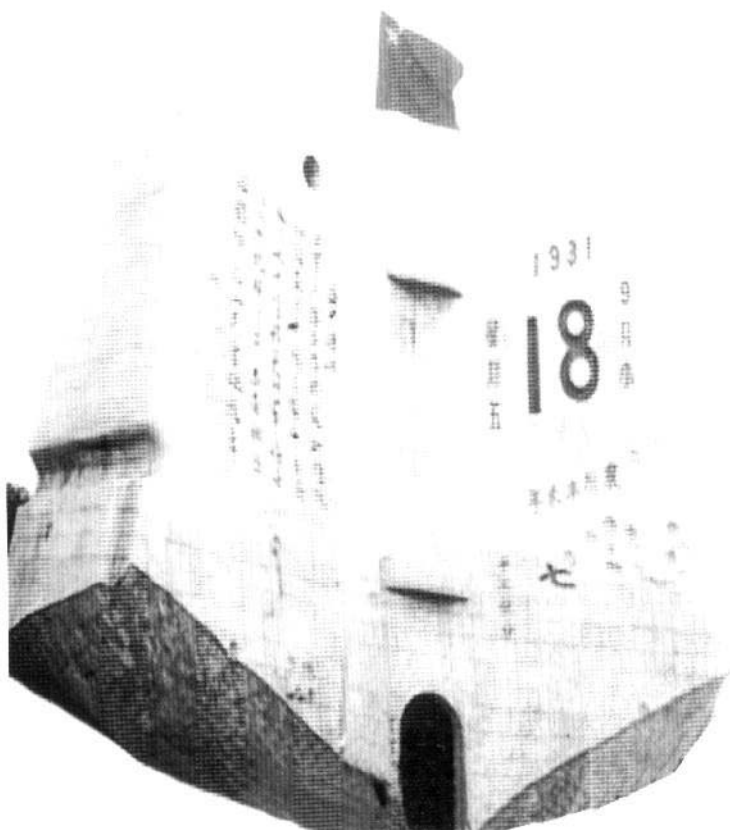
王 岩

封面绘画:许 勇

技术编辑:孙瑞林

版式设计:栾禄璋 吴 迪

定价:12.00 元



建于“九·一八”事变地，“勿忘国耻”的残历碑

序 曲

起来！
不愿做奴隶的人们！
把我们的血肉！
筑成我们新的长城！
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
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。
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
我们万众一心，
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
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！
前进！前进！进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》，在国际舞台一次次地奏响，在国内集会一次次地高歌，每当雄壮的乐曲响彻时，我们都会群情激奋，热

血沸腾。因为他与我们伟大祖国、民族紧紧连在一起,是国家象征,是民族之魂。在那庄重时刻,不知你是否曾想到这国歌所包容的历史。

歌曲是时代的反映。原名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国歌产生于什么样的时代?她诞生的经过如何?为什么作为电影的插曲,竟会成为国歌?为什么历尽沧桑,她仍不失为时代的强音?你,我,他,理应知晓,都应铭记在心。

在她包容的历史中,日本侵略者踏着中华民族昔日的创伤,悍然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山河破碎,国恨家仇,迫使不甘屈辱的爱国民众、爱国军队,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,呼应着中国共产党的号召、全国民众的呐喊,在白山黑水之间,不畏强敌,浴血厮杀,前仆后继。

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,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。这个战争,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”。正如毛泽东在《论联合政府》一文中指出的那样:“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,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,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,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。”冠名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救国军、自卫军、大刀队、长枪队……用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血肉之躯,忠勇报国的昂然魂魄,孕育了“国歌”这激越的主题和旋律。

今天,每当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的时候,便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所唤起的历史,也一次次地重现在血染的旗帜上。

一、被迫发出的吼声

· 滴血的“九·一八” ·

在沈阳的北郊柳条湖，有如东北地图形状的草坪上，屹立着一座形若打开的残损台历式建筑，人们称之为“残历碑”。

残历碑的左页刻写着：夜十时许，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，反诬中国军队所为，遂攻占北大营，我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，忍痛撤退，国难降临，人民奋起抗争。右页上面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当天的日历。整个碑面那斑斑弹痕交错构成的骷髅图案，似在诉说着滴血的一页。

1931年9月18日夜，时针指向10时20分。突然，柳条湖传出一声巨响，震惊了整个世界，这就是史称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。

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河本末守工兵中尉，按关东军事先的预谋，制造了铁路爆破假现场。

一声令下，路轨边事先埋伏的日本军队，跃身而起，向北大

营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。日本兵营早已定好射击目标的两门重炮，开始射击北大营和东塔机场。这两门重炮是特意从日本运来的，为了掩人耳目，卸装在棺木中。运达沈阳



被日军强占后的北大营门前

日军守备队驻地后，为了便于组装，以修游泳池为名搭建了一座铁皮房遮蔽。

一切都是预谋。但日军却贼喊捉贼地说：“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，日本守备队遭到袭击。”日本帝国主义就此拉开了侵略中国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序幕。

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，代署军务的参谋长，在枪炮声中向东北边防军司令部请示应急办法，但转达的当局命令是：“全取不抵抗主义，缴械则任其缴械，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。”并明令：“虽口头命令，亦须绝对服从。”其实，早在处理“中村事件”的过程中，国民党当局的最高统帅蒋介石，便给张学良发了电报，明示：“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，我方应予不抵抗，力避冲突……”根据这个不抵抗的指示，虽然爱国官兵不顾一切砸开库门，夺取了封存的武器和弹药，但是因为旅部命令士兵不准开枪还击，只得回到宿舍去。手持枪弹的士兵们呼喊请求一战，由于不断传来“不许抵抗”的命令，有的人气得抱枪痛哭，有的人挥拳击壁，以此发泄内心的

愤怒与痛苦。

日本军队一经得手，便得寸进尺，步步进逼。19日2时后，日军调兵遣将，逼近营垣的铁丝网，因为没有遭遇还击，闯入营房后，见人就杀。由于原地待命，不准抵抗，有的士兵竟被活活刺杀在床上。有的人虽说从枪库取出枪支，冲出营房，但不敢擅自还击，被日本兵追杀而死。死时甚至还因未来得及着装，竟裸露着上身。



日本田中（右起第三人）内阁在东京召开会议，制定侵华政策

处于绝境的东北军第七旅官兵，在火光中看到悲惨的场面，义愤填膺，为了自卫，愤然违反不抵抗的命令，向日军开火。参谋长赵镇藩和六二〇团团团长王铁汉命令所部从南北两面出击，以掩护非战斗部队撤退。于是，在旅部和团部附近的林阴路上，突然响起了清脆而有力的枪声。当各团集合队伍向大操场转移时，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，机枪、步枪，吐出了愤怒的火舌，向着逼近的日本兵猛烈还击。日军的攻势遭到了压制，战斗一直进行到翌日凌晨3时。在还击的枪声中，全旅三个团先后突出营房，含恨撤退到东山咀子，集结待命。5时许，日军占领了北大营，继而又占领了东大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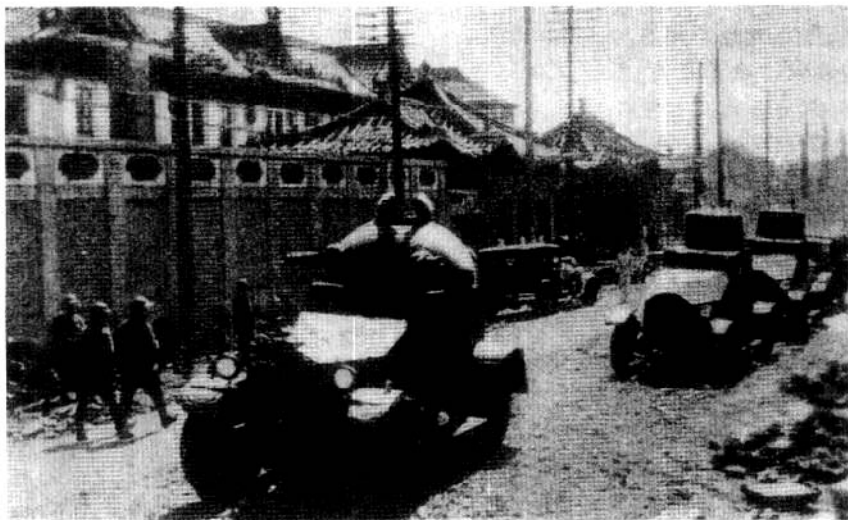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本守备队进攻北大营的同时，驻沈的日军联队也向城内发起了攻击。日军分路向商埠地南市场、北市场、大西边门、小西边门进攻，直逼砖城。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，按照沈阳公安局局长黄显声“非到不能抵御，决不放弃驻地”的指

示，奋起抵抗，无奈势单力薄，颇有伤亡。余部集结东关公安分局和公安总队部，而后经新民向锦州转移。

很快，日军攻进了沈阳城的大门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、辽宁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全被占领。城内各警察署、宪兵司令部、公安分队驻所的武装均被解除。电话局、电报局等通讯设施为日军所控制，致使沈阳城内外消息断绝。数百架飞机被涂上日本的徽记，大批的枪炮、弹药、粮秣，成了日军的战利品。

不抵抗的命令下，古城紧闭的城门，抵挡不住钢铁支撑的蓄谋血腥，一夜之间，沈阳便陷入敌手。

19日清晨时分，街头高悬日本旗，巷口张贴着日本宪兵队的布告。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，把守在城门和机关等要地。日军的兵车、炮队，在街道横冲直撞，日本浪人耀武扬威地肆意抢掠，道路旁横卧着淌血的尸体。



日军装甲车侵入沈阳

沈阳，一片恐怖，一片混乱，经受了一场血与火的浩劫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夜，南满路、安奉路沿线的日军，全面出动，先后占领了沿线大大小小的城镇抚顺、本溪、安东（今丹东）、营口……至此，仅仅一天的时间，辽宁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镇，大部陷入敌手。此间，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不足二万人。而东北军除却入关的部队外，辽、吉、黑三省尚有十几万。几倍于敌，求战不成，有土不能守，不战自退，实是令人扼腕痛叹！

日军占领沈阳后，为炫耀其发动事变的武功，在爆破处竖起一块栽赃的木牌，当时他们还贼喊捉贼地称此处是“支那（中国）兵线路爆破地点”。但是伴随着对中国的全面侵略，1938年，日本侵略者毫无顾忌地又重建了一座纪念碑，即“奉天柳条沟事变纪念碑”。此碑形呈爆炸冲击波状，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坐落在石砌的方台上，俗称“炸弹碑”。

现今，这座早在抗战胜利时就被推倒的侵略铁证，躺倒在“残历碑”下，成为历史的记录和警示。

· 义愤填膺 ·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爆响，外敌入侵的蛮横，使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义愤填膺。忍无可忍的人们，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当天夜里，中共满洲省委立即挑灯召开会议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对策。第二天，日军枪刺上的太阳旗带着血色摇晃时，中共满洲省委便发表了《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》，要求各地党组织，要利用各种机会，采用各种形式宣传和动员群众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。值此之时，下令不抵抗的蒋介石，正按照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既定方针，集中 30 万兵力在江西“围剿”

红军。

9月22日，中共中央作出了《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》。要求加紧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，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，而引导他们到反帝的斗争中去。就是在这同一天，匆匆忙忙刚从“剿共”前线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发表演说，提出“暂取逆来顺受态度，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”。

9月19日，沈阳已是烽火第一线，冒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硝烟，不肯做亡国奴的广大工人、商人和学生，自动停工、停市、停课。兵工厂的一大批工人砸开兵工厂的粮栈，动手分粮。不久，又有一大批工人离厂，不肯为侵略者制造杀人武器，先后出离者竟达数万人。

早在1919年就在巴黎建起的“国联”，虽然作出了“两国立即撤退其军队”的决议，但日本侵略者连这是非不分的决议也不予理睬。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的蒋介石，等来的是更加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侵略的野心。沈阳柳条湖的爆炸声未息，长白山脉的吉



工人举行罢工集会，声援抗日

林省和松花江畔的黑龙江省，又枪声大作。

北平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城市的工人、学生义愤填膺，纷纷举行示威、罢工、罢课、发通电，要求政府抗日复土。学生抗日宣传队、抵制日货检查队，走上北平街头，号召各界人民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者。热血奔涌的青年学生们，将学校的学生会改挂上“抗日救国会”或“反日会”的名称。不甘屈辱的人们大声地疾呼着，痛心地怒责着，抗日救亡的呼声，响遍了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。

此中，声势格外雄壮的，当属国破家亡的东北民众。

流亡在北平的东北籍代表和爱国人士，商讨发动成立东北民众抗日组织，动员群众起来抗日，并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，以便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。“抵抗日人侵略，共谋收复失地，保护主权”，即为该会宗旨。

9月27日召开大会那天，齐聚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的五百余人，群情激愤，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，遂决定成立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。

此即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东北成立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。救国会成立的第二天，便在《告东北民众书中》指出，惟一的出路就是团结起来，武力抗争，“以与倭奴决一雌雄”。这是“为民族生存，国家安宁”所进行的“最后斗争”。为此，救国会成立了政治、军事、总务三个部，军事部负责组织义勇军、作战计划等。救国会还取意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“卧薪尝胆”的典故，把每个月的18日定为“亡省日”，每到这天都要绝食，以示不忘复土的意志。

· 首举义旗的高鹏振 ·

“孰知土匪能御侮，哪晓百姓也杀敌。保卫家乡当义勇，轻骑纵马战辽西。”这首当年流传很广的诗句，出自著名的义勇军首领高鹏振之手。

还是在清末时期，东北的胡匪和团练等民间武装已普遍盛行，从未间断。仅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就有六万余人。国难当头，富有民族自尊，热血正义，起而抗日杀敌的“绿林”好汉大有人在。

正是缘由此因，救国会成立之初，针对当局全取不抵抗政策，才拟定放手发动东北民团、散兵及绿林力量，抗敌御侮。此中把联络绿林作为工作的重点，不能不说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。

保卫家乡当义勇，最先打起抗日旗帜的，就是轻骑纵马战辽西的高鹏振。

他又名高青山，取其日日兴旺，步步登高之意，报字“老梯子”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夜，他正因腿部炸伤，隐匿在沈阳的医院治疗。枪炮声中，他得知缘由东北军政当局执行了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，日军已经占领了沈阳的消息后，愤慨得不能自己，不顾伤口疼痛，立即星夜兼程，归返辽西。

聚义抗日议事时，应邀赴会的各路首领，对其义举一致表示赞同。会上不但公推高鹏振为总司令，还将各路队伍改称“东北国民救国军”，统编为四个团。

高鹏振宣誓就职后，立即张贴布告和标语，宣扬举旗抗日的宗旨。他反复向部下申明，不得再报匪号，不得为非作歹，不得

打骂百姓。由于他严约所部，部队纪律大有改观，深得百姓欢迎。辽西各地绿林帮伙，先后派人联系要求入伙合作抗日。数月之间，救国军队伍就发展到二千多人。

高鹏振将队伍带回家乡，准备把当年埋藏的枪弹起出，用以充做军需。他们的义举却不为人所识，以为是骚扰乡里。东北军骑兵旅得信疾驰，因而救国军突遭袭击，众多弟兄抗日壮志未酬，却为中国军队所误杀。救国军派出的联络员张新生潜赴沈阳，向高鹏振建议说，应该尽快与当局取得联系，避免遭受无谓的摧残。

高鹏振采纳了张新生的建议，立即派人到锦州，向东北边防司令部报告了救国军举义的详情，以及蒙受的不白之冤。司令部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重和支持，不但拨发了三千元慰劳金和一部分武器，而且通令军政部门，以后不得对救国军采取敌对行动。

部队经过整编和训练后，阵容和战斗力均有了明显的改观。12月初，在黑山县的一次战斗中，就击毙日军多人，还缴获了枪支、军马。月底，当日军分三路进逼锦州，东北军纷纷向关内撤退时，救国军对大通线十家子车站发动攻击，又击毙日军二十人，一度切断大通线。

1932年年初，日军不破直治大尉所部一百多骑兵到五台子收抢。高鹏振得知消息，率部赶到。首先将集中在村外的马队打散、打死，削减了日军的战斗力。随之挥动大刀纵马冲入村中，杀入敌群，尽力砍杀。仅十几分钟的时间，就使不破直治等七十多名日本侵略者毙了命。

日军拿高鹏振和义勇军没有办法，就放火焚烧了高家房屋，惨无人道地对其父高品仲施以酷刑，直到折磨致死。幸赖亲多方掩护，高鹏振的独生子才免遭杀害。

高鹏振部义勇军频频击敌，令日军大惊失色，10月里，纠

集起数千人，在装甲车和飞机的配合下，包围了义勇军经常活动的医巫闾山。高鹏振率领骑兵队突出重围，退到义县境内。此战，义勇军伤亡三百多人。因弹尽援绝而落入敌手的一百多人，竟被日军作为活靶射杀，全部壮烈牺牲。

高鹏振大伤元气后，又拢起队伍，出没在法库、新民和彰武一带，以小股骑兵袭扰敌人据点，破坏军事设施。

可惜，他没有陷入敌手，却在潜身养伤时，惨死在叛徒枪下。此时，东北全面抗战的枪声打响。

但他言志的诗作，伴同英名不朽：首战传捷报，骨肉连祸殃。宁为义勇死，节烈永芬芳。



抗日义勇军出发的情景

· 黄显声血气方刚 ·

读过小说《红岩》的人，都知道关押在白公馆的黄以声与小萝卜头的友谊，“……特务勉强答应让小萝卜头每天到楼上读书，由黄以声将军担任教师。黄将军教孩子识字、读书，教给他礼貌和正直……”黄以声在重庆听得见胜利的隆隆炮声时英勇就义。黄以声就是黄显声。其实，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后，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，已显英雄本色。

还是9月初，日本关东军当局向辽沈一带的日人发枪，军事演习愈加频繁，搅得人心惶惶时，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公安局局长的黄显声就产生了忧患意识。他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后，以警务处的名义，向全省五十八个县下达了紧急通知，要求各公安大队尽快到沈阳领取枪支弹药。这些旧日库存，总计有二十余万枪支。通知下达后的旬日之内，这些枪支尽数发放到各县，每枪还配发了五十发子弹。其中领取者尤以辽西和辽东最为踊跃。正是这批枪支弹药，为后来迅速组织起的民众抗日武装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。

与此同时，他亲自主持召开了辽西八县公安局局长会议，决定将所有公安大队、警察和民团、警部，统一改为辽宁公安总队，每县为一大队，由公安局局长或公安大队长任指挥，熊飞任总指挥。会后，黄显声又通令全省其他各县，抓紧组织抗日民团。就此，为点燃抗日义勇军的烈焰，埋藏下了火种。

锦州地处关内外通道的咽喉要位，是日军西进的必经之路。“九·一八”后，日军苦于兵力的不足，便委任汉奸凌印清为“东北民众自卫军”总司令，令其招兵买马，并加派了日本顾问